春風化雨

懷念孫國棟教授

孫國棟教授追思會籌備委員會　編



孫國棟教授
1922-2013

孫國棟教授喪禮程序

日期：2013 年 8 月 3 日（星期六）

設靈：香港殯儀館基恩堂

下午	喪禮程序
6:00-7:00	親友致祭靜思時間
7:00-8:30	追思時間
	生平史略
	親屬追思
	同事、學生、友人分享
	家屬謝辭
8:30-9:30	孫教授生命的足跡及錄像回顧

日期：2013 年 8 月 4 日（星期日）

出殯：香港殯儀館基恩堂

上午	出殯程序
11:00	大殮
12:00	辭靈
	出殯
	火化
	答謝午餐

孫國棟教授行誼述略

張學明・趙鍾維

孫先生祖籍廣東番禺，諱國棟。1922年10月9日生於廣州，1947年8月31日於廣州與何冰姿女士結縭。2013年6月26日凌晨，先生於香港在睡夢中安詳辭世，享壽九十有一。先生係新亞研究所第一屆畢業生，畢業後留校任教，歷任香港中文大學董事、新亞書院董事、新亞書院文學院院長、新亞研究所所長、新亞書院及中文大學歷史系系主任、新亞中學校監等職務，為社會育才良多；又先生為唐史名家，於史學領域成就卓著。

先生一生愛國，因景仰宋代愛國詞人辛棄疾，取居室之名曰「慕稼軒」，亦以「慕稼」為字號。1944年，先生在政治大學肄業期間，響應政府「十萬青年十萬軍」呼召，毅然投軍，隸青年軍201師。其後，隸由抗日名將孫立人統領之新一軍，參與緬甸戰事。先生備受孫將軍賞識，留於幕內，為抗日戰爭貢獻一己之力。

抗戰後，先生從新一軍退伍而復學。畢業後，先生曾於澳門之華南大學教授歷史。1949年來港，曾任私立中小學教師、雜誌編輯、報社主筆。1955年，報讀新創辦之新亞研究所，成為首屆學生，師從錢穆先生。同時，亦有機會與學問精深之學者如牟潤孫、嚴耕望、全漢昇諸先生問學、切磋，學養精進。

受錢先生引導，先生確立唐代制度史之研究方向，並以唐宰相制為研究起點，發表首篇學術論文〈唐書宰相表初校〉，正式踏上治史之途。其後，先生選定〈唐代三省制的發展研究〉為碩士論文題目，論文後來發表於《新亞學報》，並得哈佛大學楊聯陞教授讚賞。稍後，先生獲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學社經費補助，完成唐代門第消融之研究，確立先生於唐史研究領域之地位。先生及後陸續發表多篇唐史研究文章，影響及於當時唐宋史研究重鎮之日本史學界。

先生棄政治學而治史學，然亦見其關懷家國之情懷。先生向來擇善固執，未嘗為他因而扭曲己見。如先生曾著文〈論國家〉，提出「歷史文化」乃建構國家不可或缺之一環。先生認為欠缺作為國家軟體之歷史文化，即使擁有主權、土地、人民等硬體，仍係國不成國。大抵亦因此種對家國前途命運之關懷，使先生對中國歷史之研究臻達更高境界。

八九民運期間，先生與夫人何冰姿積極聲援內地民主抗爭；其後，先生伉儷不斷支持中國民主建設。由 1989 年至 1995 年，先生定期前往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為學生作文化講座，致力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為此，先生亦曾先後撰文嚴厲批評刻意歪曲中國歷史、文化之學者及作家。

先生一生研治中國政治制度史，深明其中之不足，故長期關注中國民主體制建設，面對強權滋擾，亦無所懼；此情至老不減。《中庸》「至誠無息」一語向為先生所愛，其一生行事，

確能與此語相副。

先生一生亦與香港中文大學及新亞書院結下不解之緣，因而對母校發展極為關心。先生表示，香港大學亦為其母校（1973年獲香港大學頒授博士學位），惟對中大，則情感更為濃厚。

先生1957年畢業於新亞研究所後，即任教於新亞書院歷史學系，接替錢穆先生教授「中國通史」科，至1983年退休赴美。先生為香港中文大學及新亞書院服務凡二十六年，可謂貢獻甚大，育才無數。

先生退休前，固然致力於守護錢穆先生及諸先賢之創校宗旨，盡己之能。退休後亦不時向校方就大學之使命與願景等方面提供意見，希望中文大學能秉承弘揚中國文化之理想，努力不懈，毋負本港社會有心人士之期許。

此外，香港中文大學成立後，一眾新亞創辦者認為辦學不應忽視基礎培育，因而力爭於農圃道原校址成立新亞中學；政府在力爭壓力下，竟要求中學在不足百日籌備時間之九月正式開學，否則校舍會另撥用途。時間逼迫，先生帶領新亞同仁終於完成此創校「壯舉」，並於1973-1983年間擔任校監。

2005年，先生自美國回港後，寓居於新亞書院知行樓，仍會主動關心學生事宜。先生重視「師」之分「經師」與「人師」，認為經師僅傳授知識；人師則傳授知識之外，更能對學生起潛移默化作用，故中國重「人師」而輕「經師」。先生一生於香

港中文大學與新亞書院默默為弘揚中國文化而努力，言傳、身教，受益學子甚眾，「人師」之名，先生堪任矣。

先生晚年處身香港中文大學，對校園內一草一木、一人一事，仍關懷備至。先生認為現時之中大，已無新亞創校時之經濟困難，然「克難精神」則已大不如前，若要成就更上一層，則須重拾當年「克難精神」。先生如今雖已仙逝，惟此番話語，仍應為後學所記取。



追思與懷念

儒家傳統·新亞精神
——敬悼孫國棟兄

余英時

國棟兄是我六十年的朋友，遽然聽到他的死訊，我自己彷彿若有所失，而且所失非細。這使我頓時想起了我們的共同老師——錢穆賓四先生的幾句話：「朋友的死亡，不是他的死亡，而是我的死亡。因為朋友的意趣形像仍活在我的心中，即是他並未死亡；而我在他心中的意趣形像卻消失了。」我現在的內心感受正是如此：國棟兄的意趣形像仍活在我的心中。讓我略道一二，以表達對他的深切悼念。

我最初認識他大概是在一九五二或五三年。那時我們都向《人生》雜誌投稿，他後來還在《人生》正式擔任編輯的職務。由於傾慕辛棄疾（1140-1207）《稼軒詞》的緣故，他以「慕稼」為字，並用作筆名。所以我最早認識的是「孫慕稼」而不是「孫國棟」。我記得我們第一次見面是在《人生》創辦人王道先生所召開的座談會上。他為人和藹謙冲，雖然比我年長八歲，但一見如故，從此奠定了我們之間的友誼基礎。

我對國棟兄的進一步認識，反而是我到美國讀書以後的事。他在一九五五年秋季考進了新創立的新亞研究所，成為第一屆研究生。那年，他是三十二歲，從中央政治大學畢業已七、八年了。但他的向學之意一直很強固；此時決心從頭來起，由政治學轉到史學，在賓四師指導下，專門研究唐代政治制度史。他的國學背景遠在一般大學畢業

生之上：他不但能通讀古典經史文本，對於詩、詞、書法等也有很高的造詣，因此進入研究所後很快便獲得賓四師及其他導師的賞識。他的碩士論文是關於唐代三省制的發展研究，一九五七年在《新亞學報》上刊佈後，受到中外學者的一致推重。我讀後立即寫信給賓四師，表示欽佩之意，同時也提出一點相關的討論。賓四師在覆函中說：

「孫君國棟在此任教通史已第二年，努力不懈，頗得學生信仰。… 弟此信中討論孫君文字，已轉與孫君閱過。學問之事必得互相觀摩，始有進境也。」

（見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五日錢函）

這是我們論學論文互相商榷的開始。國棟兄對我的幫助也很多，例如一九七四年我為賓四師八十歲生日紀念論文集所寫的〈序言〉及二ＯＯ九年受母校之命而寫的《新亞書院紀念碑銘》，都曾得到他的親切指點和細心改正。

我們往來最頻繁、合作最密切的時期是一九七三——七五年在新亞共事的兩年。當時我之所以敢於返母校擔任從來沒有踫過的行政工作，主要是因為唐君毅師親口向我保證：國棟兄將會全力以赴，幫我處理一切疑難雜務。君毅師說，國棟兄在新亞書院所兼職務多至二十六項。我完全相信這一保證，因為我清楚地記得，賓四師早在一九六Ｏ年便曾告訴過我：

「孫國棟推薦作訪問一年，不知此次能成否？（英時按：指哈佛燕京訪問學人。）此君為人為學極篤實，在學校擔負事情不少，仍能在學報及學術年刊上連登兩文，均極不壞，明年若去哈佛，學系中少一柱子…」

（一九六O年十一月三十日函）

國棟兄一身兼具學術研究與行政領導兩種相反而又相成的才能，這是很稀有的結合。可見賓四師發現國棟兄的領導本領比君毅師還要早十幾年。我在新亞兩年，國棟兄的正式職位是文學院長，但事實上我先後碰到許多大大小小的困難問題，大部分都是他幫我解決的。

最後我必須指出，全面地看，國棟兄的「學」與「行」不但繼承了儒家的傳統，而且也體現了新亞的精神。一九八三年他退休之後，遷居美國舊金山灣區。其時正值「文化熱」流行，他閉戶著述，寫了不少文章，闡明中國文化與現代普世價值之間大有可以互相支援的地方。長期以來，一般人對於儒家和中國文化的誤解和曲解，在他的筆下得到了基本的澄清。一九八九年天安門民主運動興起，他和冰姿嫂同是熱烈的支持者；「六四」之後，他們則悲憤莫名。國棟兄對天安門英烈的贊詞曰：

「凜凜千古，烈烈英魂；大哉生命，取義成仁！」

他肯定為爭取民主而死即是「取義成仁」，儒家價值和現代普世價值便融成一體了。

從一九八九年到一九九五年，國棟兄一方面定期在加大柏克萊分校為香港學生作文化講座，另一方面則為中文報紙撰寫時事評論，對於「黨天下」的海外代言者進行了毫不留情的口誅筆伐。我記得他先後多次寄來為我辯護的報紙短評，使我至今感念不忘。

清初顧炎武（亭林；1613-1682）曾借用《論語》中兩句話來界定「聖人之道」，其原文曰：

「愚所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於文』，曰：『行己有恥』。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

（〈與友人論學書〉）

賓四師說，「亭林論學宗旨，大要盡於兩語」，真是一針見血。亭林為什麼要「學」、「行」並重呢？這是因為他強調「君子之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與人書二十五〉）「明道」是理論方面的事，自然要「博學於文」；「救世」是實踐方面的事，便必須從「行己有恥」開始。但是這裏我要趕緊作一補充：「新亞學規」第一條說：

「求學與做人，貴能齊頭並進，更貴能融通合一。」

這條說的便是「學」、「行」並重，而「明道救世」也恰好是新亞的原始精神之所在。所以我說：國棟兄不但繼承了儒家的傳統，而且也體現了新亞的精神。

本於此義，我寫了下面這副輓聯：

博學於文　行己有恥
儒家傳統　新亞精神

二〇一三・七・二十二日

敬悼孫國棟先生

唐端正

由香港來電，知國棟兄已離開這個他曾寄與無限憧憬的世界。他大概已接近九十高齡了，在飽受長期病患而言，未始不是一種解脫。

我與國棟兄也算有緣，大家都在廣州解放前來香港，都曾在王道先生所創辦的人生雜誌社當過編輯，也同在新亞研究所第一屆畢業，取得台灣教育部的碩士學位。此後同在新亞書院執教至退休。他的弟妹又是我在廣州興華中學的同學。

我們是因在人生雜誌共事而認識的。當時他身材瘦削，面頰清癯，一望便是個文弱書生的樣子。然而，這個文弱書生，卻蘊藏着一腔熱血。他在中央政治大學讀書時，正值抗日戰爭爆發，國難當前，他為了響應十萬青年十萬軍的號召，離開他的親人和戀人，參加了遠征絕域的新一軍，他和幾個同學領取了政府軍一次發給的軍餉，在重慶飯店飽餐一頓「轟炸東京」後，便昂然上路，始終陪伴着他的一本書，是辛棄疾的詞選，所以他總喜歡吟哦「醉裡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及「何處望神州，滿眼風光北固樓」等詞句。他早年寫過一本《強烈的生命》的小冊子，我還為他在《人生雜誌》上寫過書評，凡此皆可見其男兒本色。

國棟兄的夫人何冰姿外表貞靜嫻淑，卻有一脫巾幗鬚眉的剛烈質性，國棟兄移居美國加州時，嫂夫人曾參加一次政治的公開演講，因不滿講者對中共的迴護，即席起立質詢，慷慨陳詞，全場為之肅然。

在加州的退休生活中，國楝兄每天為日報撰寫時事短評，嫂夫人從事陶藝、究心書冊外，亦以詩文自娛，她有一首七絕云：「白菜青鹽又一年，頹筆殘硯共流連。結廬人境門常閉，幸有文章數十篇。」當時我在加拿大卡城寄寓，也和了她一首云：「寄寓卡城又一年，弓河白角共流連。老妻着意唯花事，我有棋書十數篇。」國楝兄嫂志同道合，恩愛異常。在加州時，國楝兄視力有問題，駕車時，常由在旁的嫂夫人加以指點，述宇兄曾戲言他們夫婦是狼狽為奸。

國楝兄共育有兩子兩女，各有驕人的成就，堪稱一門四傑。長女孫經文曾修讀我的哲學概論，成績為全班之冠。皇天不憫，她和夫婿竟於沙田山上寓所被謀殺藏屍衣櫥中，至今兇手仍逍遙法外，此事對國楝兄嫂的打擊，自不言而喻。數年後，嫂夫人病逝加州。國楝兄健康欠佳，乏人照顧，乃返港休養，得新亞書院院長優待，租住知行樓一房間，並介紹愛姐作為看護，一切安排，頗為稱心。從我們多次探望國楝兄的印象中，感到愛姐對國楝兄的溫情照料，無微不至，使人感念。國楝兄前幾年還有整理舊稿，出版著作，談起話來，興致勃勃，每年必返加州拜祭愛妻亡靈。此後身體慢慢衰弱下來，以至不能飲食，只能用喉管輸送流質，但他依然神志清爽。有一次我提起諸葛亮隆中吟誦的梁甫吟：「一夜北風寒，萬里彤雲厚，長空雪亂飄，改盡江山舊。」他便接着一句一句讀下去，直接「騎驢過小橋，獨嘆梅花瘦」，其對人世依然充滿美感的欣趣。但往後，他便漸漸不能言語，我今年離港時向他道別，他眼簾也睜不開，只是略為掀動而已。一個強烈的生命，終於油盡燈枯，使人不禁興起「千齡兮萬代，共盡兮何

言」的感嘆。最後，謹以兩言為輓：

國難從戎征絕域　男兒本色
錢門問道振斯文　學者楷模



懷念孫國棟師

林啟彥

孫國棟老師逝世的消息，是陳懿行師妹以最快時間通知我的。懿行是老師最愛惜的弟子之一，她們一班同學，和老師關係最深，見面日子最多。自老師中風病重以後，從老師看護愛姐口中得知，是她們一班同學，經常輪流分批地看望老師，陪老師聊天解悶。老師亦向我提到，她們一班同學和他約定，只要情況許可，每年都要為老師做生日。老師當時面上流露的喜悅，我感受至深。

孫老師的辭世，既勾起了我一陣難以言狀的哀思，亦激起我一股無限感激之情，良久仍難回復平靜。

老師晚年，大概可能是從 2004 年以後，才決定從美國回到香港定居。由於經歷之前喪妻喪兒的雙重打擊，以老師一貫樂觀豁達的人生態度，亦難掩一時傷痛棄世之念。2004 年 6 月，我們在港的一批學生，在浸會大學召開了香港史家與史學研討會，決定邀請老師出席，擔任主題演講嘉賓，老師從美國回電一口應諾。會議召開首天，老師以「我對『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理解與體會」作為講題，精闢地闡述了傳統知識份子以天下為己任，傳承學術文化命脈，開創治世偉業的高尚志節與行誼的理念與實事，侃侃而談，重現老師昔日講學的風采，讓我們一眾弟子和與會學者，都深受感動與鼓勵。會上會後，老師重會睽隔多年的學生，言談甚歡，老懷大慰。同學們都熱誠希望老師回港定居，俾與老師有

更多見面的日子。我想這也許是老師下定決心在香港安度餘年的原因之一吧。

老師返港定居初期，得當時新亞書院院長黃乃正教授的關懷與支持，於知行樓特闢一幽雅清靜客房供老師居停，校方又為老師安排一位兼職女傭愛姐，照顧老師的飲食起居，十分妥貼。老師住處近錢穆圖書館，可常到圖書館看書，尤為老師所喜。當時老師身體狀況仍佳，日中常到戶外散步或游泳，或到圖書館讀書，午後返寓所用膳休息或寫作，生活尚算稱意。老師精神矍鑠，健步如恆，不似一個八十餘歲的老人。我每次和內子去見他，他都健談如昔，而且勤於讀書撰述，離開時，總有老師賜贈一兩種作品隨身歸家。老師回港後數年，整理重印多部生平的文集與著述，又為師母出版陶藝畫冊，更希望對《孟子》一書的義理哲學作一新詮釋以為一生封筆之篇。老師以八十多歲的高齡，尤且勤苦用功如此，疏懶愚鈍的我，思之能不慚愧汗顏。

1965 年的夏天，因老師的面試提拔，使我得入新亞歷史系就讀，揭開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頁。當年的我，不過是一個十七、八歲的無知不學的少年，除了知道需要奮發讀書，大學畢業後謀取優職以外，也就沒有更高的人生目標了。四年農圃新亞的學習生活，於我真有脫胎換骨之感，因而得以認識錢穆先生和新亞書院的教育事業在當代中國歷史上的重大意義。因着孫老師的教誨和啟迪和歷史系諸位老師的悉心栽培，在畢業的時候，我已建立了明確的人生理想，找到了清晰的價值座標，以及日後應走的人生道路。我決定要從事史學研究與學術文化傳承事業。我後半生在浸會大學的教研生涯及或有的一點學術成

就，無不深受新亞史學陶育之惠。而自己在教研與著述方面，亦時刻不忘申述中國優秀文化的傳統與儒家道德哲學彌足珍貴之理。

孫老師是新亞歷史系諸位老師中，最隨和可親的好老師。他言傳身教，堅守為學處事做人的正道，光明磊落，真誠坦率。視學生若子女般，諄諄善誘；對學生種種的疑難與請求，從不推搪拒絕，總會竭盡所能襄助解決。我自己畢業後的就業問題，出國留學的抉擇等等，老師都費盡苦心，助我作出最好的安排。從日本留學歸來，在中大歷史系任助教，轉到浸會學院當講師，申請入讀港大博士班等等，都得到老師悉心盡力的推挽。早過耳順之年的我，回顧自己走過的人生之路，在一個又一個人生的轉捩點上，都得到老師多方的扶掖與照顧。據我所知，老師對不少學生，也都有如對我一樣的深情關懷與愛護，這就是歷史系多數同學至今仍對老師畢生感念的主要原因。

老師以九十二歲的人間高壽而離世，一生講學著述不絕，學問文章，道德人格，均足以垂範後世。老師晚年中風以後身體所受折磨之苦，旁人莫不為之嗟嘆痛惜，惟老師心志堅強，泰然應之，無懼無惑，真有儒家士君子「聞道而喜，視死如歸」的本色。

恩師恩情

馮塘妹

新亞書院歷史系 1970 年度畢業生 16 名，當中 7 位是金文泰中學同窗：李錦榮(已歿)、吳家望(孫師女婿，已歿)、孫經文(孫師長女，已歿)、周錦華、簡炳麟、張愛月和馮塘妹；此外有鄧福強、陳健彬、陳月梅、蔡友梅、傅潔君、劉佩蓉、朱振北(他是插班的學長，已歿)、馮燕珍(已歿)和盧港榮(已歿)。今僅存十人而已。

孫師素來待我們親厚，那日訃聞傳來，得悉恩師辭世，覺得非常傷心難過。畢業 40 多年來，恩師恩情彷彿細水長流，不息！我今只説忘不了的：

恩師關愛，親如子侄：

二次大戰後出生的多屬草根階層兒女，靠自信、自強、勤奮努力爭上游；考進大學成為知識份子，可以實現夢想。那時候，不信人間有白頭。

記得大一那年 (1966)，孫師授中國通史，他破費請同學上著名的「車厘哥夫」西餐廳吃晚飯，吃喝閒聊之際，老師和師母順勢示範餐飲禮儀，如何穿著得體端莊，如何因時因地制宜，言行不失禮。『禮止邪也於未形』，禮是中國歷史文化的實踐；這是恩師伉儷『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身教。

自己當下的感受是：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呢？學做人比做學問重要！從此除草耕心，一生永記。

孫師因材施教，主張身體強壯與精神健康同樣重要。歷史系多文弱書生，每年運動會，孫師務必準備「雞精」多瓶，點名請參賽健兒享用，精神上鼓勵，實質有支持，觀眾感同身受。

彼時我體質很弱，多病多愁，先生贈閱羅家倫的《新人生觀》，對建立正面的思維與道德責任感，探究人生的意義，都有積極鼓勵的作用。我為得遇良師，感謝上帝！

那些年每逢春節，大家到老師府上拜年，成為慣例。記憶中有一列書櫃網羅中華書局版正史典籍，千古興亡滿目;廳堂佈置盛放桃花，喜氣洋洋。孫師母奉上香茗，糖果蜜餞款待，賓至如歸，家庭的溫暖令人懷念。

堅守盟誓，鶼鰈情深：

我家移居雪梨二十又一年矣，十年前經文和家望在港遇害，未幾師母去世 (2004)，其後孫師離美國回港，寓居新亞院舍知行樓，我返港必抽空探望。

去年 (2012) 六月往訪，蒙贈師母遺作【何冰姿陶藝創作】及【拾掇】，都是孫師主編的，序文中記昨日，記從前，君子求淑女，細說從頭：二人如何相識、相交、相知心，欲說還休！怎樣堅守盟約，不離不棄，情見乎詞。同甘共苦五十七載，經歷過『一簞食，一瓢飲』

不改其樂，只恨未得甲子重逢，引以為憾。

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的鶼鰈情深，非魚定未知魚之樂也。好寶貴！

生命莊嚴，音容宛在：

1983-2005 孫先生旅居美國二十餘年間，逢年節致函問安，老師必親筆覆回，一手行草如虎躍鷹揚，十分好看。

孫師說幸福是從內心的追求而得，與財富、地位、權力無關！凡能自覺自視無愧為一個「人」，則心裏平安；凡能真正喜歡自己的生活，就獲得快樂。

即如箴言書所言：『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坦誠面對自己，自尊自重的心靈，就是校歌頌唱的『人之尊，心之靈』，這是新亞精神！

幾年前跟陳健彬、蘇彩妍伉儷往知行樓探望孫先生，他精神很好，大家在新亞書院「天人合一」勝景處合照留念。翻閱舊影，只見華髮蒼顏，每一條皺紋都是生命經驗換來的。

驀然回首，聽哪！老師正慷慨激昂地講：『縱使不識一個字，也當堂堂地做個人。』

看哪！那風采氣度，那磊落雍容，今時依舊在，縈迴不散。

慕稼文存，著作等身：

惜乎世間最使人傷痛的，正是與珍愛的人永遠離別，以為可以一直擁有的人事物事，最終都會消逝，歸於空虛無有。

先生畢生立己立人，踐履所學，正是『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晚年依然退而不休，自強不息，鍥而不捨；以『慕稼』筆名發表文章，以手寫心，編著《慕稼軒文存》多冊，必可薪火相傳，立言不朽，遺愛人間。

最後，多謝以愛心悉心照顧孫先生起居的愛姐，謝謝。



強烈的生命

陳萬雄

這一、二年每到新亞書院探望國棟師，總是「悲欣交集」。「悲」是，每次看望他，見一次比一次衰弱，有說不出的難過和不忍。「欣」是，直到他辭世前，仍奮力貫徹他「強烈的生命」的信念。

初進新亞不久，在一次師生聚會中，國棟師分贈所他著《強烈的生命》給我們。文集在敦導青年人要熱愛生命，熱愛生活，追求理想。新亞老師中，與我們談人生、談理想，他是最熱心的。

畢業後，只要見著他，都會感受到他生命的活力。

他退休後到了美國，有二、三次到三藩市晉謁。最大的感受，跟我在大學、在讀《強烈的生命》感受到的印象，不因時光而流逝。

晚年回港定居，即使在風燭殘年的最後，仍然是生命的鬥士，奮力做好每一件事、一個動作，甚至說好一個話。



悼念孫國棟老師

劉福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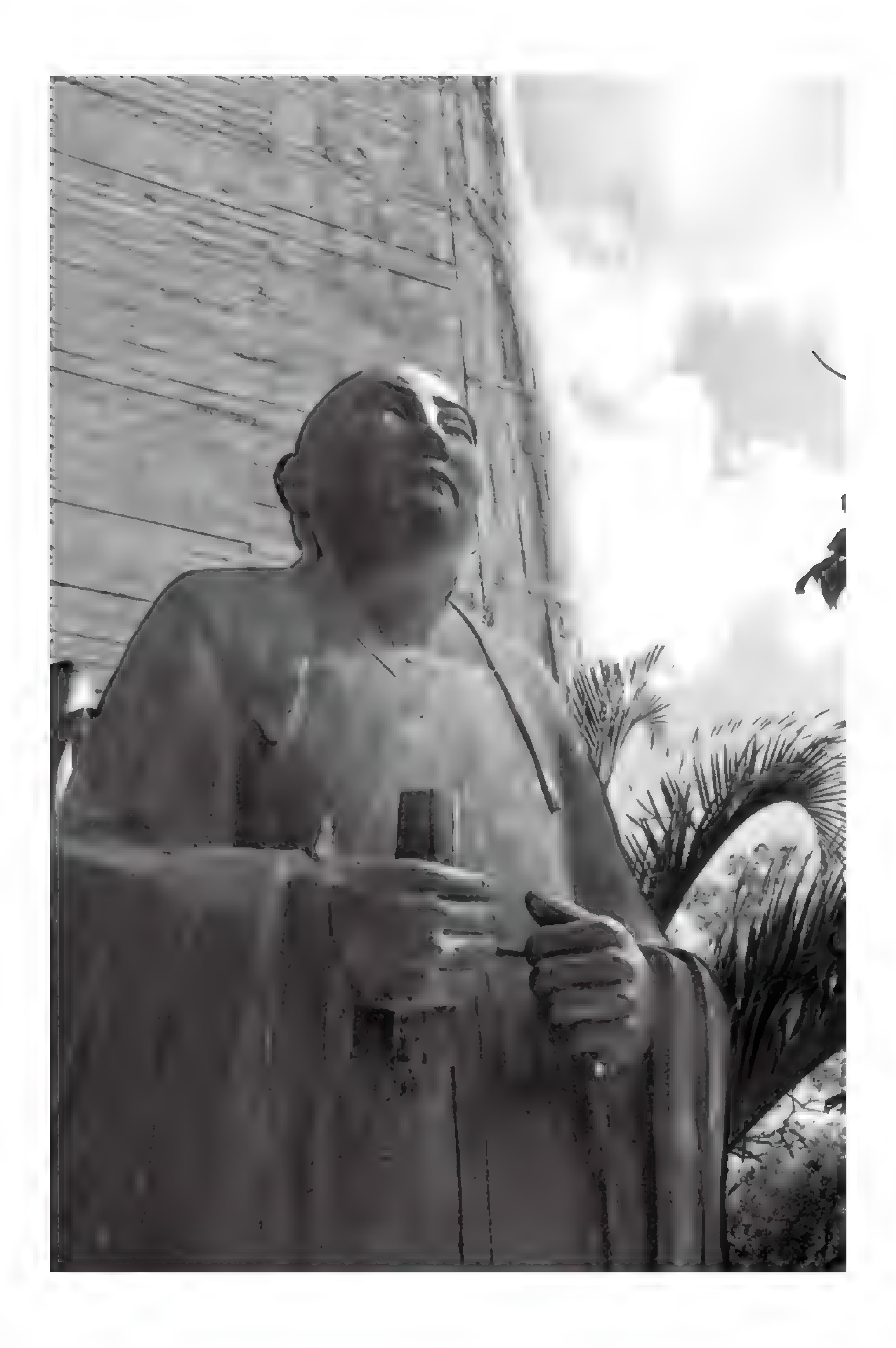
今年六月二十六日的早上，獲知孫國棟老師辭世的噩耗，令我傷心不已！過去的十多天，我不時想念著這位對我的一生有極大影響的長者！

我自認是一個在學習上很不專一的學生。記得讀中四時，我受到一位理科老師的影響，曾立志要當一個科學家。經過一番努力，我如願讀上了理科班。不過，由於資質所限，我在一年後的中學會考中，理科的成績很不理想，幸好幾科文科的成績還算不錯，結果「被迫」升讀了預科班的文組。在預科班短短的幾個月裏，我又受到另一位老師的影響，有志成為一個思想家！當時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有兩位哲學大師：唐君毅先生和牟宗三先生。他們的名氣吸引我報考了中大新亞書院哲學系。可是，經過差不多一年的學習，我還未有機會接觸和認識唐、牟兩位大師的學説，卻被一位講課生動，言語中充滿感情的老師再一次改變了學習的志趣。他就是孫國棟老師了！

在那個年代，新亞書院有一個傳統：所有一年級的學生都得修讀中國通史課程。孫老師就是我大一時的中國通史科老師。大一學年考試後，我經過詳細的考慮，決定轉讀歷史系。當時孫老師正是新亞歷史系的系主任，要轉系首先要得到他的批准。我拿著年終試的成績單往見孫老師。孫老師看過我的成績，問了我一些學習上的問題，很快便批准了我的申請！這固然令我喜出望外，但更重要更令我難忘的

是隨後他給我的教誨與指導！我獲他同意轉讀歷史系後，立即向他請教讀史的方法並請他為我推介一些讀史的參考書。他給我講到「博」和「專」的問題，指出做學問既要博也要專，研習中國歷史除了對中國五千年的歷史有一個概括的了解（通），也應對某個朝代或某一專題有較深入的探究（專）。當他知道我仍未找到特別感興趣的朝代或專史作日後研習的重心，便向我推介趙翼的《廿二史箚記》一書。自此以後，《廿二史箚記》就成了我最常看的一本史著。這雖是一本讀史筆記，但它其實涵概了史學上考證與評論兩大範疇和許多重要的領域（包括史學史、史事評論、歷史人物考評、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地理沿革……等等）。這本書激發了我對不同歷史領域的興趣，使我在以後的幾年裏樂於修讀不同範疇的歷史課程。可惜的是，我一直未有改變不專一的學習態度，雖然最後選擇了經濟史作為我在研究院的研究課題，但我仍不肯放下對其他專史的興趣，甚至想過轉研歷史地理！朝秦暮楚，正是我在學術上沒有成就的原因之一。無論如何，孫老師帶我進入了史學的大門，我在學術方面了無成就，是個人才能和學習態度使然。對孫老師的啟導，我是心存感激，永難忘懷的！

年前，孫老師從國外回港定居，我班同學到新亞書院探訪他後，多由我開車載他到沙田市中心一起吃晚飯，席間大家有說有笑，言談甚歡。我們都十分珍惜那段與孫老師相聚的日子。近一兩年，孫老師身體轉差，雖然仍表現出頑強的生命力，但看到他飽受疾病折磨的痛苦，我們無不感到難過。現在孫老師離我們而去了，願他安息！



悼孫國棟老師

陳漢廷

孫老師終於走了，哲人其萎。

在最後的一段日子，我不忍心去看他，因他已不能言語，不能視物；我很怕他當時頭腦仍然清晰，仍能思考。

余英時先生說錢穆夫子一生為故國招魂，我想孫師何嘗不是，他也一生努力的在喚醒中國文化之魂。

他早年從軍，響應國家「十萬青年十萬軍」的號召，投身青年軍，成為新一軍孫立人麾下的一員，捍衛國家，捍衛民族的尊嚴。中歲他在港隨錢夫子學習，一面致力於史學研究；一面以他極富感染力的文筆，從事文藝寫作，寫了一些小冊子（例如《學問與人生》，筆者手頭仍有一冊），着力向青年人介紹傳統文化的價值。

他是青年人的導師，也是捍衛中國文化的戰士。

他雖然遠離了戰場，但沒退下火線，仍然在戰鬥——在中國文化的價值受到質疑的時代，執筆以他底極富於文采而感性的文字，狠批柏楊在史學上的無知，又與金觀濤先生等學者就中國傳統文化價值的質疑展開辯論……

無疑，老師是守護中國文化的老兵。

誠如麥克阿瑟說，老兵是不死的，只是逐漸凋零。

國棟師的三門課

屈啟秋

印象中國棟師通常開兩門課：「中國通史」及「隋唐史」。但我由大一至大三，共修讀了國棟師三門課。

一年級的「中國通史」，是在大學的第一門課。國棟師首先最吸引我們的是他常用「嘛」字為每句結尾，下課後同學常研究一節有多少個「嘛」字，結果有同學試圖統計，在半小時後已決定放棄，後來畢業後在飯聚時向國棟師提及，惹來國棟師哈哈大笑！但隨著課程開展，同學的專注已轉移到課程的內容，更被國棟師的激情感染，在說到民族文化的成就時，國棟師語調興奮，滿面光彩；但談到國族衰危，即唏噓嘆息！

站在我們前面是一位熱愛民族文化，與國族命運休戚相關的知識份子！

二年級的「中國政治思想史」。是國棟師第一次開的課程，他特別要我們幾位二年級同學修讀，初時我有點不滿，但修讀後卻了解國棟師的好意！課程內容以自朝代為經，以政治家及思想家為緯，上課形式以同學報告及討論為主（兩節）。最初大家在圍坐討論時十分拘謹，但適應後，爭論論難便越趨熱烈，資料解釋、思想分析、不同觀點，爭論不休，國棟師最初引導討論，評點同學的正誤，后來更忍不住常常加入「戰場」，記得有幾次國棟師在討論後甚至放棄自己原有的觀點，認同同學的分析。

坐在我們旁邊是一位尊重知識，追求真理，胸襟廣闊的老師！

三年級修讀「隋唐史」。隋唐史是孫師的專業，講授的專精與深入的分析，固不待言，無論是政治問題的永徽黨爭，制度發展的三省制，抑社會變動的晚唐門第消融，國棟師旁徵博引，推敲論證，帶領同學進入學術研究的領域，尤其是根據官職與社會階層的統計數字，論證唐末至宋初的社會階層變動，更是精彩。

在講台面對我們是一位治學嚴謹，不斷鑽研新方法的學者！

三年三門課，是在大學最難忘的課！



永遠的懷念

陳懿行

記得東莞長安之行，您與我們一起玩樂。在陳萬雄家「竹戰」、在高爾夫球場餐廳嘆早餐、在超級市場選購零食等歡聚情景，猶歷歷在目。

記得到知行樓探望您，與您相擁抱那種亦師亦父的親厚感覺。一直以來，我都稱呼您做「孫先生」，我並不是做學問的材料，您卻沒有嫌棄我的不出息，反而常常提醒我做人要謙虛誠實，謹言慎行；每當批評或要求別人時，首要躬自反省，要以「律己以嚴，待人以寬」的態度來處世。您的「因材施教，誨人不倦」的好榜樣，讓我終身受益。

記得在沙田威爾斯醫院與您共背《長恨歌》、《春江花月夜》等名篇時，您那驚人的記憶力，鏗鏘有致的朗誦聲，令我們一眾深表驚訝！談起抗日從軍的生活，您即時示範行軍步法、舉手行軍禮等動作，見微見著，您那熱愛中國文化、熱愛中國之心表露無遺。阮少卿校友告訴我，在您與她的一次談話中，更明確表示，您來生還要再作中國人，您來生還要再作新亞人！這份深情，深深打動所有愛中國愛新亞的人。

今日您離我們而去，但是您將永遠活在我們心中。敬愛的孫先生，永遠懷念您。

老師晚年生活點滴

關彩華

回港定居——

二OO五年初，老師回港寓居新亞書院校園。這件事很感激當年書院院長黃乃正教授的細心安排；黃院長非常敬重和關心老師。此外，老師回港後日常生活能得到妥善照顧，也得感謝黃院長介紹了原為他工作的的愛姐、廖慈愛女士為老師工作。多年來愛姐悉心照顧老師的日常起居，生活上各項細節也安排得頭頭是道，這是很多同學都感謝愛姐的。

愛護學生——

老師回港定居初期，每次跟學生見面必取出一本記事簿要我們寫下姓名、年齡、家庭狀況等。據愛姐說老師每有空閒便會重覆細看資料，很關心各人的近況。

每次跟同學聚會，老師都吃得開懷，笑得燦爛。

惜二OO九年後食道出了問題，後來更只能靠胃喉進食，便再不能出外飯聚了。有時愛姐和我，讓他「飲少少湯」、「食粒朱古力」，他便會如小孩般笑得很開心。

二OO六年，我、周錫輝、雷競璇等人發起組成中大校友關注大學發展小組，老師對我們關注的事項都很關心，精神上也很支持我們。

「誠明圖書館」——

二OO九年為紀念母校新亞書院創院六十周年，十五位校友合捐十五萬元予中大校友會聯會教育基金會開辦的張煊昌學校，將該校圖書館命名為「誠明圖書館」，作為慶祝書院六十周年的獻禮。我們請老師撰文向同學解釋「誠明」的意義，期以「誠明」永誌「新亞精神」，希望「新亞精神」根植於小學同學心中。老師於該年七月親自出席主持「誠明圖書館」的揭幕儀式和跟同學們分享「新亞精神」的意義。

我們不是約好了再見的嗎？——

今年五月我出門前去探望老師。當天他精神不錯，握手道別時，他的手仍然很有力，我們約好了我回港後再見。如今老師走了，天人永別；但老師是守信的人，我深信來生一定有緣跟他重聚。祝願老師往生淨土，永遠懷念您！



敬悼孫國棟老師

張學明

還記得 1972 年的夏天，我報讀新亞書院歷史系，面試的正是孫國棟老師。他問了我很多問題，令性格內向、容易緊張的我變得更為緊張，當時我只好盡力回答，終於幸運地成功獲選，後來有了課內、課外的接觸，我漸漸知道孫老師是一位特別關心學生的老師，這方面對我以後的教學態度肯定有深遠的影響。

在中大的四年，頭三年我都有修讀孫老師的課。一年級是必修的「中國通史」，孫老師的講課十分精彩，學期末還要加課，因為他堅持必須要教完中國現代的「國難史」。我感到他要完成一種使命：要教導年輕的學生認識這段歷史，希望他們了解中國在危急存亡時的怎樣奮鬥。在講課中，他還特別提到錢穆先生撰寫《國史大綱》的背景和讀中國歷史要有「溫情與敬意」。二年級是孫老師的「隋唐史」，這是他的專史研究範圍，內容更是吸引，我亦因而對陳寅恪先生、岑仲勉先生等史學家的學問有更進一步的認識。三年級是孫老師的專題研究課：《資治通鑑》，他教導我怎樣研讀史籍和怎樣尋求史源的方法。最後的一年 —— 四年級，我在孫老師的指導下撰寫畢業論文：〈論杜牧的政治生活及其政見〉，內容主要是研究晚唐詩人杜牧在牛李黨爭中的政論，論文得到孫老師的謬許，並在他的鼓勵下交由香港萬有圖書公司出版。

中大畢業後，我前往加州大學深造，1980 年回香港，獲聘於中

大歷史系任教，因而又有了常向孫老師請求教導的機會。1983 年孫老師榮休，我們仍然保持聯絡，他繼續影響着我的治學、教學、甚至人生觀、價值觀。還記得他在晚年曾教導我們應該要有「敏感而活潑的良知，莊嚴而盛放的生命」。孫老師的一生肯定見証了這樣的生命！

最後，讓我借用前人話語來敬悼我們親愛的孫國棟老師：「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師恩永懷

張行健

國棟恩師已經離開我們了，但他對我的栽培和提攜之恩，我是銘感於心的。可以說：沒有恩師，便沒有今天的我。

1973 年初夏，我報讀中文大學新亞歷史系。當時因為家貧，為了節省金錢，在入學面試的早上，我從筲箕灣乘坐電車到中環，轉天星小輪到尖沙咀，再轉火車到馬料水。中途遇上交通阻塞，面試遲到了半小時。幸好恩師寬宏大量，和顏悅色地問我：為甚麼修讀理科，卻放棄進港大工程系或醫學系的機會？我說：希望將來從事人文學科的教育工作。恩師追問：讀了那些中國歷史的書籍？我答：錢穆的《國史大綱》和通讀《資治通鑑》一遍。然後恩師詳細問了有關《資治通鑑》的內容和筆法，特別是「臣光曰」的意義，我也逐一回答了。就這樣，我沒有繼續讀中七課程，進了新亞歷史系。恩師破格取錄我這個理科生，奠定了我日後的學習範疇和教學生涯。

恩師的隋唐五代史和資治通鑑兩門課程，開啟了我學習中國歷史的方法。上課時，恩師常手拿一大叠用繩子穿着的卡紙，上面寫滿密密麻麻的小字，並有不同的顏色線把重點標下來。恩師以淺白的國語，深入淺出地解說各個歷史事件。印象最深刻的一節課是唐宋之際門閥制度的消融，令我們明白這個大時代的社會變遷，體會到戰亂的可怕，同時知道幸福不是必然的，人需要奮鬥才可以為國為民。聽了恩師的課，經過反思，增強了我「讀書救國、教育救國」的信念。恩師備課充足，講授

生動，給我樹立了一個良好的榜樣，養成我日後從事教學工作時，「備好每一堂書，教好每一堂課」的習慣。

新亞書院的導師制度，對我啟廸良多。有一天，我們小組到恩師的中大宿舍晚飯。偌大的書房，擺放了很多古籍，激發了我們的求知慾。恩師縷述他在抗戰時期響應「十萬青年十萬軍」的經歷，非常動人。當時正值文化大革命，中大「認祖關社」學生運動沸沸揚揚，恩師的分享，啟發了我們思考中國的前途的方向，同時激勵了我們為國家民族服務的熱忱。

大學畢業後，我隨即進了研究院，追隨恩師研讀五代史。在恩師有系統的指導下，學問有了寸進。這種嚴格訓練，為我日後的探求學問，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最感恩的是：恩師為我爭取到一份助教工作，薪金由新亞和聯合歷史系各付一半。助教一職，解決了我生活上的困境，令我安心研究和帶導修課。因為做助教，所以帶了英國史和香港史的導修課，這些經驗，為我畢業後在中學任教世界歷史開啟了大門，同時給我日後在公開大學擔任二十二年導師打下了堅實的學問基礎。

研究院畢業後，我忙於工作和照顧家庭，較少與恩師聯絡。在八十和九十年代，偶有書信往還。千禧年代，恩師從美國回來，出席新亞校慶晚宴，席間向參加者提及我是「進大學前已讀完《資治通鑑》」。多謝恩師三十多年後仍然記起我。想不到，這次竟成最後的一次會晤了。

撫今思昔，感慨萬千。祗能衷心地說句：國棟恩師，多謝你的教誨和栽培！我會努力，不辱師門。

良師頌

鍾美儀

孫師國棟，是個有情人，也是個多情種，對師母何冰姿女士，愛情專一，體貼入微。孫師是個鐵漢子，國難當前，投筆從戎。

孫師是個文化人，體現新亞精神，以其生命光熱，照亮並溫暖眾生。

細水長流，永念吾師！

伉儷情濃　鴛鴦比翼長關顧
文化意厚　誠明悠久見生成



敬愛的孫國棟老師，永遠懷念您！

黃百連

老師，您平靜的走完了人生最後一程，留下生命的足跡，永遠不會磨滅！我們永遠忘不了您那磊落的胸襟、動人的風骨、浪漫的情懷、膨湃的感情，以強烈的生命，活出莊嚴而盛放的一生！

愚生有幸受教於老師。早年讀到老師棄學從軍的經歷，不禁對老師肅然敬佩；而老師與師母鶼鰈情深的一段感人故事，更令我感動不已！多年後再讀老師的《慕稼軒文存》和老師的早年作品《生活與思想》，也得到啟迪，重新省察生命的意義，對歷史文化的傳承，有更深切的體悟。最近，偶然讀到老師的《我回母校雜憶之二》一文，文中老師提到當年中大校長劉遵義先生曾問老師對學生會月刊編輯們刊登色情事件的看法。老師說：「學生們的動機是對的。他們欲糾正社會對「性」的邪惡態度，與單線式的討論改換為正面的公開的討論。此觀念並沒有錯，只是他們表現的方法或失於年輕幼稚而已，他們應接受教育，而不應接受懲罰。」從這番話，我看到老師開明的態度、寬大的胸襟，對學生的愛護和包容，打從心底說一句：「老師，謝謝您！」

在此謹向老師致以深深的敬意！願老師安息，我們永遠懷念您！

念孫國棟先生

潘建德

夏雷隆隆中，忽傳孫國棟先生安詳辭世。既驚訝，又哀傷，但年逾九旬的老師宿儒，歸道山，亦是人生中免不了的定律。

初聆先生教益，是在歷史系迎新會上。記得先生說了虛雲和尚兩個故事。故事一說虛雲和尚是一代名僧，不愁沒有著名寺院找他做住持，但他總是找那些破敗的寺院做住持，在他耗盡心力經營下，寺院已上軌道後，他就功成身退；再找另一間更破敗的做住持……故事二說虛雲和尚分別拜訪了兩間當時的名刹，第一間的住持在寺院門前廣種夾竹桃，花朵盛開，遊人稱羨；另一間的住持則廣植柏樹，外貌平凡而樹影婆娑而常綠。虛雲和尚對他的愛徒說:「其中一間快要破敗，你猜是那一間？」先生不直接道明結局，而是讓我們想一想個中真意，訓練我們獨立思考的能力。

幸運地受教於孫先生的門下，得到別開生面，而又能拓闊視野、啟廸思維的中國通史課的教化。孫先生的中國通史課雖然是學年課程，但全年授課時間也僅得 52 小時。他是從北京周口店猿人教至民國 38 年國府遷台，大陸易手為止，是真正貫穿古今的通史。當然他不可能每個朝代，巨細無遺一一縷述和細論，但卻能做到韓愈所說的：「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鈎其玄。」給國史鈎勒了清晰的脈絡，從學者容易掌握。同時，孫先生事前聲明：大部份教授內容，取材自他的恩師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好讓我們事先備課，方便提問。當然，也希望我們雖身

是港英殖民地之「市民」，但應對母國文化和歷史心存「溫情與敬意」。

他曾引用明末清初大儒黃梨洲的「蓋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和宋末元初史學大家馬端臨的「國可亡，史不可亡」，他解釋說：「國史中的國只是指一姓的王朝，滅亡並無不可，但若民族和文化的歷史斷絕，則民族難有復興的希望……」他舉元、清兩外族統治中原為例，漢族文化未亡，故漢族終能復興，滿族最終為漢族所同化，成為漢族的成員。所以，他最傷感的是中共歪曲歷史、摧殘漢族傳統優良文化，為其政權服務……在畢業歡送會中，先生請師妹們，各做一個精緻的小信封，上貼了一朵黃花送給我們，依稀記得先生說：「我喺 1944 年響應國府『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呼籲，毅然捨棄大學生嘅象牙塔生活，投筆從戎，共赴國難……希望你哋以維護我國傳統優良文化為終身職志……」

孫先生講課精采而投入，說話鏗鏘有力，擊節處，拍案而起，無論眼神接觸、身體語言，皆吸引同學，直至下課鐘聲響起，始覺時光飛逝，不捨而去……現在正是「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而我們可以做的是「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為傳承傳統優良文化勉力！

輓聯

孫故所長國棟教授千古

南天振木鐸一生化雨頻霑每令頑愚成慤士

耆舊哀凋零斯際楷模頓失空餘後學哭先生

新亞研究所全體師生 敬輓

國棟老師千古

鄉土危累　熱血從戎　異域橫戈衛社稷
國魂飄零　潛心治史　海隅奮筆發幽光

受業　屈啟秋　敬輓

孫國棟老師千古

仁學有成 志士千秋功業

孫師無愧 國家百世棟梁

受業 區永超 陳英 哀輓

慕稼師鑒照

投筆從戎堪稱國棟
修文著史無愧人師

受業　李啟文　敬輓

孫國棟老師千古

修通鑑學治兩唐書出入諸子百家始終史學家本色

斥柏楊文駁河殤論維護中華文化不愧中國人良知

受業　何德琦　哀輓

國棟老師千古

德賴心傳啟迪愚蒙思去日

功於國史空餘絳帳念千秋

受業 關彩華 敬輓

國棟老師安息

壽終德望在
身去音容存

新亞書院大紐約校友會同學
敬輓

國棟學長安息

身逝風範猶在

神遺德業長存

新亞書院50年代留美校友

奚會暐　陳負東　古梅　朱學禹　王明一　王健武

郭子偉　涂鰈　王光一　孫莉蓮　戴文伯　賈麗妮

敬輓

照片



孫國棟教授年輕時照片



錢賓四先生伉儷與孫先生伉儷合照


09/12/2004

孫國棟教授治喪委員會

（按姓名筆畫排序）

李金鐘	李啟文	吳倫霓霞	何德琦	余英時
阮少卿	林啟彥	金耀基	周佳榮	屈啟秋
香樹輝	唐端正	孫述宇	莫廣銓	許　濤
郭少棠	郭煒源	梁元生	梁秉中	張學明
陸國燊	陳志新	陳健彬	陳萬雄	陳榮開
陳懿行	黃乃正	黃惠庭	葉漢明	廖伯源
黎明釗	劉國強	劉福注	簡蘇寶儀	鄺健行
羅炳綿	羅球慶	關彩華	蘇慶彬	

工作小組

（按姓名筆畫排序）

李啟文	何德琦	阮少卿	林啟彥	屈啟秋
郭煒源	張愛月	張學明	陳健彬	陳榮開
陳懿行	葉漢明	黎明釗	劉國強	簡蘇寶儀
		關彩華		

孫國棟教授追思會

時間：2013 年 8 月 17 日（星期六）下午 3 時至 5 時
地點：香港中文大學鄭裕彤樓 LT 1

國棟吾兄千古

博學於文行已有恥

儒家傳統新亞精神

弟余英時

陳淑平 敬輓